

〔優選獎〕
子宮

王業翰

漆黑的前方，眯著雙眼隱約可見是一道狹縫，岩層的肌理與紋路不知是透過視網膜上捕捉到的微弱光線映照出的真實還是腦海中想像創造出的細節。正想再看仔細一點，光線投射進來了，沒調準的焦距與亮度模糊了視野，霧茫茫地令人頭昏，畫面自動微調校正，如同在半按著快門的數位相機螢幕上看到的動作一樣，機械性不帶感情，精準地令人戰慄。

原本以為是隧道或峽谷的景色現出原形，黑暗中自以為看見的兩旁岩層崩落，暗褐色的皺褶柔軟地被米黃色橡膠手套包覆的兩根手指撐開（從外形與動作可以判斷出是食指與中指）。顯露的暗粉紅色孔洞溼潤透著溫暖的氣息，另一手拿起的金屬器械冷豔地反映著亮光，緩慢、輕柔卻掩蓋不住動作本身的攻擊性質，穿刺進富有彈性的孔穴，（深吸一口涼氣）。轉個方向，乳膠手套輕輕一握，通往幽暗遠方的隧道便張了開來，暗紅色的隧道通向看不清的彼端，燈光晃動了，清楚照射出盡頭的模樣，猶如隆起的火山丘，中央窄細的孔道通往不可測的地底，幽深不可知。

畫面轉為黑白了，模模糊糊地像是故障的電視機，耳邊幻聽般若有若無感覺到沙沙沙的響聲，黑白灰的顆粒粗略地勾勒出影像。盯著好一會努力辨識，像是一張臉，似乎是嬰兒，輪廓起伏不明顯；畫面再晃動一次，又變成沉睡男子的面容。揉揉眼睛再看一遍，（畫面失焦再又聚焦），仍然是童年壞掉的電視機，沙沙沙的黑白灰三色顆粒閃動著。

「看起來是子宮裡的腫瘤，我建議妳要開刀拿掉。」

天啟似的語音平空響起，好像有光束照下。視角轉動，白衣男子映入眼簾，名牌上字跡晃動難以辨識，仰角上望，那略帶倦容的側臉，竟與剛才浮現的沉睡男子面貌相似，且漸次清晰起來。

男子睡著，趴臥姿，枕頭並未壓歪他的嘴角，下方的嘴角乾淨地閉著。細嫩無皺紋的皮膚白淨地訴說著青春的信息，額頭上一粒紅腫的青春痘被汗溼的髮絲半掩著。黑色細邊的無框眼鏡隨意倒著扔放在床頭的一角，下邊平置於淡黃色的書冊，從呆板的樣式設計及單薄的紙張質感，大概不是補習班講義便是參考書。

藍色條紋雜方格的床單被少男熟睡的軀體扭得波紋凌亂，單薄的涼被由結實有彈性的小腿腹垂至地板。藍白拖鞋只見一只被薄被遮了一半，另一只也許踢進床底了，更遠的地板米白瓷磚上一落一落堆疊的各式書本，邊邊角角的灰塵結著蛛網微微震顫著，書本以半傾倒頹圮的角度彼此支撐，危樓般立著。另一角落的電風扇大聲地轉動，呼呼穩定的低頻聲音催人入睡，卻一陣陣挑逗撩撥著少男的汗衫，像撥弄弦樂器，暗示地裸露出一截後腰，絨軟的細汗毛輕輕

搔著心裡的癢；中央脊椎骨凹陷的弧度完美地突顯兩側腰上隆起的肌肉，像一把琴，不是古老名貴泛著歲月木紋光澤的那種，是新上漆，仍然留著森林的氣息，像林木多於像琴的那種。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沉下來，路上的燈火猶抵擋不住夜幕的籠罩，只似繁星點點，綴著城市的夜晚散發出叢林野性的意味。路人的眼瞳中閃著磷火似的光芒，明明滅滅地看不真切。俯瞰聚焦，樓下一名長髮女人，忽明忽暗地吸吐著菸絲上綻放的火花，然而即使是從頭頂上視角如午時的日影把人壓扁成圓餅狀，仍然看得出這女人身形的頎長高挑，昏暗的路燈與香菸的星火映得女子面目模糊。像在等人，搖晃著，女子每幾分鐘不斷轉換站立重心腳，三七步像舞姿般扭動，透露出動物的訊息。規律吐著煙花，間或目光放空望著巷道發呆，像是懂惘著叢林深處走出的會是王子抑或惡龍。

另一頭的黑暗，不知通向何處，兩旁灰白的水泥牆延伸下去，夾住一片黑景，像拉長未曝光的底片，掩蓋了光線在其上鐫刻的圖象。然後，有光射出，景象由遠而近曝光，顛動著顯現出來。燈光同樣照清了女人的面容，老式細長柳葉形的紋眉，微上吊的鳳眼，臉上淡淡搽著粉，卻在車燈的照射下顯明起來。兩個中年男人騎乘機車出現，皆未戴安全帽，前頭那個瘦小黝黑，同樣叼了根香菸，後頭那個挺出的肚腹頂著前面，像是催促著，兩人皆散發出中年男人特有的餓味，一種沒出息混雜著汗水體味的酸臭味，女人面無表情地吐了口煙，高跟鞋細尖的鞋頭，踩熄了那一點星火，天色完全地暗了。

仰角向上，方格狀的窗臺零落落地透著燈光，少男翻個身醒來了，外邊幽暗的世界似與他無關。從午後就點亮的日光燈照得整個房間白晃晃的看不真切，少年眯著眼一手揉著，另一手往床旁的書桌探摸，電子錶上數字不斷跳動著，他盯著手錶看了好一會。「幹。」他說，略帶怒氣地把錶扔回桌上，現實的聲音打破猶在夢境的虛幻，距指考倒數九十八天。少年爬起來，順手將薄被捲成一團丟回床上，一隻腳在床底找著拖鞋，翹起的大姆指有些青春的俏皮。他的背影進了廁所，燈亮起，響起小便的水聲，房裡的氣味透著不屬於這個年紀的落寞。

英文單字的背頰聲從廁所裡傳出來，最後的幾滴尿在馬桶裡泛著漣漪，少年走出來，一手捲著書本，一手隨便地拉著褲頭，不看他青春年少的臉龐時，有種邈塌猥褻的感覺。他站在床邊，露出沉思的樣貌，用小便後沒洗的手掌梳抓了頭髮（剛才沒有傳出水龍頭的聲音），「算了，先吃飯好了。」書本被扔丟在床上，不同原子筆的顏色在書頁中交雜著，紙張的邊角鈍鈍地翻折著，些微地泛黃。

他把暗紅色厚重的門拉開，房裡白亮的日光燈吞噬掉走廊上的昏黃。

「補習班也太摳了吧，走廊燈到現在還不來修。」

門關上，光線的反差讓雙眼暫時陷入幽暗中，燭光般殘存的走廊小燈，迤邐出電梯的方向，像機場的跑道燈，在一片漆黑中導引出方向，然而卻是唯一的去路，無處可退。

電梯的門叮一聲開了，長髮女人和大肚中年男站在裡面，兩人都一臉漠然，或是說不耐

煩，有種刻意掩抑的氛圍從電梯裡滲出。少男呆立著，女人伸出食指比著天空，「向上」，少男低了低頭往後退一步，在緩慢閉攏的電梯門縫間看著女人白色絲質的貼身長褲，兩腿中間的隙縫往上沿伸，頂端有團淺淺的黑影，再往黑影中間下方看進去一點，褲子中間有條淡淡的折痕。少男伸手把卡在屁股縫間的內外褲折痕用姆指食指拉了出來，再故作掩飾地拍拍屁股的位置。電梯兩扇豬肝色的厚重鋼門在少男眼中把女人的身影緊緊夾住，最終沿著女人身軀的正中央關閉起來，與白色長褲的雙腿間縫合為一。

「拷，那妓女沒穿內褲。」少男的聲音在口腔裡震動著。

「恁嘛穿內褲？」肥肚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暗紅的床單上，手裡夾著一根煙，看著長髮女人脫衣服時問道。房裡只開了微弱的床頭燈，暈黃的光芒如同朔月，照不亮什麼東西，房裡周圍的擺設因此都陷在一種模糊的光暈中，女人褪下來的白衣褲，披掛在椅背上，幽幽地散著青綠色的光。

「先洗身軀。」女人沒搭理男人的問題，逕自走進浴室裡開了水，而後日光燈才閃了幾下，亮了，灑了一地的銀白。胖男人把煙拈熄在床頭櫃上的煙灰缸裡，裡頭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濁黃的菸屁股，胖男人的菸屁股簡直無處插放。「啊不稍清一下，夠骯髒。」

「卡緊咧，後一個人客不知倘時來。」女人裸著在門口露出半邊身子，小巧近於稚齡的左乳房上，刺著一朵五十元硬幣大的紅玫瑰，隨著揮舞的手臂顫動著。

「幹，恁爸已經付錢，後一個就慢慢呀等。」男人粗魯地如拆解包裹般將一身橫肉上的網狀吊嘎脫扯下來，鬆垮的奶子與肚腹肥油像爛泥般滑動著。他寬胖的身影把浴室裡的光芒整個擋了下來，白色的廉價塑膠門關上後，也跟著溶進背景裡，成了一片烏黑。

少男提著乾麵，站在樓下的黑夜中，抬頭數望著一層層亮著的燈火：二到四樓整齊畫一地亮著一格格格的窗戶。他可以從二樓某幾間明亮的玻璃窗裡看見一些同學或坐或躺地翻著書，三樓以上太高了，少男呆望著，大概只能猜測其他人用功的情形，或是安慰自己，其他人也在莫名其妙的倦怠中睡掉了整個下午。五樓以上就是一片昏黃了，並不是沒有人在裡邊死寂的漆黑，而是刻意地只點亮澄黃的小燈泡，營造出曖昧模糊的氣氛。少男看見五樓最左邊那間閃了一下白光後滅掉。

「在接客了。」

——他知道那是長髮女人的房間，有回他愣頭愣腦地爬樓梯走過頭，正巧看見她灰著一張臉走出房門，原來住在少男樓上的就是她，高跟鞋叩叩撞擊瓷磚的聲音在樓梯間迴蕩起來。少男停頓一下後，跟在女人身後下樓，看著女人的髮梢波浪般拍擊後腰，搭配臀部的扭動，像一場豔舞，在他心中跳著，少男臉上的鄙夷一起被波浪沖刷捲走了。

——「你又走過頭了，這裡是三樓。」女人止住高跟鞋的腳步，站在樓梯旁房間的門口，微側著臉說。少男訥訥地收住往下踏的腳步，只一瞬間，高跟鞋的聲音又規律地響起來，好像

那句話不是對他講的，剛才的一幕似乎是只存在少男心中的白日夢。「可以不要在樓上穿高跟鞋走來走去嗎？樓下很吵耶。」高跟鞋聲又停下來了。這回頓得比較久，才又輕柔地像滑過黑白琴鍵，彈奏那一階階往下的樓梯。

「你小子很懂嘛。讀書不讀書，在樓腳看貓仔間。」

少年驚嚇似地回了頭，瘦小的皮條客翹著腳坐在他那台破舊的摩托車上抽菸，黑暗中一臉不懷好意的笑容，臉上肌肉凹凹凸凸的陰影淨淨著。少男快步地走進大樓，有些倉惶的情況中，看不清他的表情。「恁嘛欲爽一下嘍？」皮條客的招牌台詞在他身後響起，少男不再回頭了，只咕噥了一句「無聊。」隔著關閉的厚重鋼門，彷彿聽見皮條客得意的笑聲，源源不絕地穿牆而來，電梯前的燈泡一閃一閃地應和著，少年的臉因而隨著陰晴不定了。

空間快速上移，離開少年所在的平面。另一張臉在移動的黑影下慢慢浮現，中年胖子肥肉四溢的臀部緩緩後退，拔出了下體後翻身，氣喘呼呼地仰倒在旁邊。胖子龐大的陰影像被狂風吹散的雲朵，一下子消退下來，長髮女子半邊的臉被床頭燈照得澄黃澄黃的，像無限好的夕陽，鬢旁的髮梢與額上點點微細的汗珠卻閃閃著露水的光芒。時間彷彿靜止了，只有兩人濃重的呼吸聲起伏起伏，空間定格了，失去連結的兩具人體各自擺放，像毫無關係的兩件家具擺設無意義地被散置，感覺不到生命的氣息。

再之後連呼吸聲也消失了。不是孤絕的靜止，而是整個背景音都無聲無息地消逝了。晝面卻活動起來，胖子嫵客與妓女各自起身穿衣服。胖子維持著一貫的粗魯，拉扯著腸衣般的吊嘎像灌香腸把自己填塞進去，他沒看女人，好像這樣就比較高尚；長髮女人坐在床邊，雙手攏了攏頭髮，表情肅穆虔敬地伸手拿她的白色衣物，胸上的紅玫瑰暗著，像凝結著乾掉的，不是蚊子血，比較像一塊傷痍，一塊疤痕，微微緊縮著，揪著她的心窩。

長髮女人又是一身月光白的穿著，站起，隱約可見二顆乳頭和恥毛的黑影，她把頭髮分作兩撥披放在前，像古老的大學女生髮型，蓋住了雙乳。肥胖嫵客低著頭繫皮帶，沒看見她頗長漂亮的背影，或許他也並不想看，女人臉上粉底蓋不住的細小皺紋布滿了滄桑感，讓他感到不舒服——怎麼自己也不過是個來嫵便宜娼妓且快快繳械的中年男人。女人單手提著高跟鞋，赤足往門外走，站在門前的小盞白熾燈泡下回頭等待著，男人扶著衣櫃套好他的破涼鞋，還來不及把腳放下就看見沐浴在燈光的女人，不禁呆了一下，然後才重重地把穿好的破涼鞋踏在地板上，再粗魯地抖抖腳想把鞋裡的沙子甩出來。

聲音回來了，全部回來了。男人一腳踏碎了百分之百的寧靜。「卡輕咧。」「恁是按怎嘸穿鞋仔？」兩人幾乎同時說話，而後又是一段短短的沉默。窗外有車子駛過的聲音，貓叫聲，三三兩兩行人講話笑鬧的聲音——年青的高中生嗓音。

女人轉頭不再理他，往前走了兩步，胖男人快步趕出，出了房門站著等女人回頭關門，那樣笨拙得令人抱歉且同情。「腳步放卡輕咧，樓腳攏係學生仔在讀冊。」女人轉著叮叮噹噹

的鑰匙鎖門，一邊低聲說著。嫖客男人不再講話，孩子般乖順地跟著女人輕步往電梯走，看著地磚上被女人皮膚水氣一步一步印出的腳印浮出又轉瞬蒸散消失，像一朵朵出水後快速凋萎的芙蓉。「恁是倘時才欲穿鞋仔？」男人站在電梯前忍不住又問了一遍，雙眼注視著她捺著紅色指甲油的一雙腳，一雙風韻猶存的女人的腳，白皙底色襯著十朵紅花，像冬雪中的紅梅。

彷彿一陣風吹過，飛沙捲地刮走了原本嬌豔欲滴的十朵紅梅，雪融花落，不再受到滋潤的背景變成了一片暗褐色，女人的腳，像是風化了的岩石。那是中年婦人過了更年期，有點黴菌感染，長了厚皮如同龜裂黃土地的雙腳。原本白皙綿細像覆蓋了冰雪的山巒，如今成了飛沙走石的戈壁沙漠。

女人頂著褐色的披肩長髮坐在輪椅上，強作鎮定的面無表情掩蓋不住轉動的眼珠裡所流露出的不安。手術房的銀白鋼門每回打開，總是夾面撲來冷冽的氣息，不知是空調還是肅殺的氛圍讓人直想打哆嗦。「送你進開刀房哦。」一陣冷風自開啟的大門中吹出後，綠衣女子突然出現在她面前，背光的關係，連從帽子與口罩間隙露出的雙眼和鼻樑都暗暗地看不太清楚。

輪椅緩緩地前進，迎著北風般凜冽的空調，像進入雪的國度，光線彷彿強得刺眼，前方一片亮白，白得什麼都看不見了。

畫面退遠一點，日光燈管橫懸在前。空間反轉，少男枕著雙手躺臥在床上，兩眼發直地瞪著上方。天花板之上始終安靜無聲，旁邊電風扇仍然發著呼呼的聲音，一陣大一陣小地隨轉

動方向改變。

「真是漫長的一年。」少男輕聲地對自己說。他轉頭看著旁邊原本一落落散置的課本、參考書與補習班講義，現在已經一網網地紮好堆疊成牆。坐起身來，緩慢地又看了這個房間一眼，空蕩的衣櫃，幾個衣架空虛地吊掛著，床旁的書桌現在是乾淨空白的，少男的視網膜上還印著原本上面散滿了各科書籍一片狼籍的殘像。

望著這空曠的房間，他想像著自己過去一整年在這房間裡的活動被錄影機完整記錄下來，而後快速撥放出來的3D立體影像，是多麼的單調、乏味、缺乏生命力。他看見自己的身影快速地在床上、桌前、浴室、出門、進門之間快轉跳躍，像逐漸乾涸的水塘中的一尾魚，來回翻滾拍打，卻是在越來越窄的生存範圍中，兩腮一開一合地喘著氣。

「一定，不要再回來了，」少男站起來，伸手拉了行李箱，「我是大學生，不再是重考生了。」他邁著堅定的步伐往前走，想像大明星出場時四閃的鎂光燈。他挺起胸膛，好像很久不曾這麼抬頭挺胸走路了。補習班只租了大樓的底下幾層作他們的宿舍，而樓上全是這附近特種營業外包的小房間，少男站在門口，眼前一幕幕閃動浮現剛搬來這裡時畏首畏尾的模樣。

——同樣幽暗的夜間，那是去年剛開課時，為數眾多的懷熱夜晚中的許多個，他一個人著涼汗衫、短褲，沒有相熟的同學朋友，一個從鄉鎮到都市的高四重考生獨自下樓吃晚飯，在狹小的電梯與昏暗的走廊，不時與妓女和嫖客相遇。他時常閉住呼吸，拒絕妓女的香水味和嫖客

濁濃的男人汗味體味，他有些倉皇地從大門進出，深怕被路過的行人當成年輕嫖客，路人的笑容都顯得不懷好意。少男總是壓抑著自己的呼吸，暗自拉整好衣服頭髮，深怕自己沾上嫖客的氣息，偶爾一回頭，就看見那瘦小皮條客得意但不懷好心的嘲笑。

——有回電梯門打開，裡頭站著妓女與嫖客，濃烈的香味冷不防鑽進少男的鼻腔，勾人似地呵著癢讓他打了個噴嚏。他伸手磨了磨鼻子，面無表情的進了電梯，那時顯然入冬，連妓女都加了件短外套，少男把手插褲口袋裡，忍受著狹小空間的推擠。他習慣了這樣的住所，不再咬牙脹著臉憋氣，只望著電梯的樓層按鍵發呆。反而是身旁的嫖客先受不了了，「這呢仔細漢就出來玩哦？」他低聲但清晰問身旁的女人，像是見不慣世風日下的老學究。「嘸是啦，這補習班重考的學生啦。」反而是女人有點窘，暗暗生氣男人破壞了長時間以來這兩批不同住戶間客氣生疏的界限，電梯門打開，少男以勝利者的姿勢走了出去，想顯示彼此的不一樣。他聽見自己在心中罵著：「幹，別把我跟你們混為一談。」

少男打開房門，發現外面走廊的光線強得耀眼。不，沒那麼誇張，只是跟之前的昏暗比起來，明亮潔淨多了。「哼，終於把燈修好了。」少男不屑地聳了聳肩，轉身把房裡的日光燈關掉，看見電風扇像是在招手似地向他轉著，「Bye囉。」少男進去把開關按掉，窗外的天色開始暗了，他毫不留戀地步出，關上房門，把將要來到的黑暗留給這空無一人的房間。

門閉上了，電扇的扇葉還微微轉動著。

明亮的走廊，令少男有點不習慣，他一手拖著行李箱，另一手輕輕撫著粉色的牆壁。燈壞掉似乎已經很久了，他仔細凝視著牆壁的粉刷，偏著頭思考上次看到這面牆攤在明亮的光線下是什麼顏色的？是同樣的顏色嗎？他一點也不確定。在少男手指滑過後，牆上留下了淡淡的黑影，剛才把書本像垃圾般網紮好後，他只隨便地用清水沖了手。少男有些懊惱地把手放下，淺淺的灰黑指紋留在粉色壁上，像是三朵深豔的花。

按下電梯的同時，電梯叮的一聲開了，在逐漸裂開擴大的門縫間，樓上的長髮女子正扶著牆壁伸出右腳套著高跟鞋。顯然是沒想到電梯會突然停下來，女子的表情有些狼狽，扭著腰踉蹌拖著沒完全穿好的高跟鞋往角落退，讓出一大片空間給少年。他低著頭，有點困窘的樣子，走了進去。原本狹小的電梯顯得空曠起來，彷彿正無邊無盡地擴大中，侷限的空間像延展成為平面，兩個人也就跟著越離越遠越離越遠……

叮一聲，電梯抵達終點，寬敞的平面再次壓縮折疊成窄小的空間。門打開了，一樓的走廊燈不知為什麼還沒開，昏昏暗暗地看不太清楚，電梯中的燈光投射成狹長的梯形，鋪在走廊上，像滾出的紅地毯，兩人卻都沒有移動。只短短地靜默了一下，少男便拉著箱子往前走，但出了電梯卻又突然站住，「……」很小聲地，把話含在嘴裡囁嚅地講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只是嗡嗡的耳鳴錯覺。女人眉頭動了一下，「什麼？」她確定剛才聽見了什麼。前方少男的肩膀寬廣平坦地挺著，頭抬著一動也沒動，似乎沒有回頭的打算，抓著行李箱的手指微微顫動

著，他深吸了一口氣，半轉身向長髮女人點了點頭，手指了一下女人腳底的高跟鞋，「謝謝。」他清晰地講完這兩個字，然後拖著皮箱，趁女人還來不及反應時，頭也不回地走了。

電梯門不耐煩地默默悶了起來，女人站在裡面，一動不動，靜默地被關在裡面，臉上有著說不出的表情。

同樣的一場臉，在時間之流的冲刷下，浮動的，不牢靠的，一件件地隨之逝去，曾經入時的妝容淡去了，抹掉的粉底下，是一道道深刻的皺紋，鬆垮如布幔勉強包裹住女人的外貌，模模糊糊的，連輪廓都走樣了，原本應該是要帶進棺材而紋上的美麗眉毛，因為表皮的崩坍，也從一雙站在枝頭上對望的鳳凰，變成地上對臥的雉雞了。有雙手伸了進來，用兩塊乳白色半透光的膠帶貼上女人的雙眼，鏡頭往下移，塑膠管子插在女人嘴裡，四周拉起細長的膠布網紮固定在嘴角四周。

「麻好了。」女性的聲音乾脆地由鏡頭外傳進來。數名著手術綠衣的醫護人員，有男有女走近平躺的女人，俐落地褪著她粉紅色的病人長褲。手背上的點滴一點一滴地往體內灌注著，另一旁的呼吸器幫浦規律地一上一下打著氣，像是傀儡，又像祭品，把自己全然交託到另一個不知道有沒有神的世界。女人被用乍看之下羞恥的姿勢擺放著，兩腿打開高高撐起，那是分娩的姿勢、也是性愛的姿勢，更是她工作的姿勢。

綠衣服的男人右手戴上乳膠手套，走進女人的兩腿之間，溫和但乾脆地將手指插入她身體的內裡，溫暖溼潤，卻沒有一絲魅惑的能力。男人左手此時按住了她肚臍下方的軀體，一次次地下壓、探摸，「哦，這子宮有點大，恐怕不好開。」男人離開了她的下體，脫下手套橡皮筋般射進旁邊兩步的垃圾桶裡，手上揚起了一陣白色的滑石粉灰，像棒球投手將球甩出的那一刻，在慢鏡頭中手掌周圍飄散出的白灰一樣。在眾人屏息的時空中，輕微，但有力地撼動了一下這個世界，「唉，怎麼今天的刀都不好開。」已經穿上手術服的刷手護士站在一桌鋪擺整齊的閃著銀光的手術器械旁，無力地說。

女人身上的手術袍被捲到乳房之上，在同樣失去支撐力，軟垮的雙乳上，一朵豔紅的玫瑰黯然綻放著。「她胸部有刺青耶。」整理女人衣服準備消毒的護士發現新大陸似地大聲講了出來，女人頭部後方的麻醉護士第一個好奇地起身，「ㄟ，真的，刺了一朵玫瑰耶。」玫瑰疲軟地攤放一大片衰垂準備消毒的暗黃色肉體之上，逐漸失去水分乾枯的樣子。「她以前是不是特種行業啊？」護士們交頭接耳著，沒有特別壓低聲音，有種與世隔絕的旁若無人感。

手術室門開了，被男人用強壯的後背頂開，雙手朝向自己舉在胸前，晶瑩明亮的水珠顆顆自手肘滴落。「醫師，這個女病人是什麼職業的啊？」剛才的護士站在女人身旁問。「不知道耶，」醫師熟練地擦著手，口罩與帽子間露出疑惑的目光，「沒工作吧，她已經六十多歲了，怎麼啦？」「沒啦，她胸部有一朵玫瑰的刺青，想說她以前是不是特種行業的。」護士搖了搖頭退開。醫師默然無聲地用沾了優碘的棉塊塞進女人的陰道中，來回輕刷著，雙眼卻盯著

女人胸前那朵平躺著的紅玫瑰。

紅玫瑰活了起來，像是重新得到了養分，鮮明而立體地綻放開來，嬌豔的花瓣隨著小巧堅挺的乳房抖動著。女人的烏黑長髮蛇一般地披散在旁吐著信，女人的喘息聲潮水似地一陣陣拍打上岸，湧起又退落。壓覆其上的男體像月球般，用規律的引力牽引著女人的潮水來去，床頭燈像月光灑落女人臉上。突然一陣的劇浪撲來，時空彷彿靜止了，男體在黑暗中挺直了身軀，靜止，像向月嚎叫的狼隻吐盡了最後的一絲氣力；女人把頭向後仰，吸飽了空氣以免暈厥。在月光的照射下，她的眼角卻有一滴淚珠，緩緩地滑下，「為什麼要回來？」她問，聲音微微發著抖。

男性的手由黑暗中伸出來，輕握住那球乳房以及上方的玫瑰。深吸一口氣後，仰著倒臥在女人身邊，「我爸逼我一定要考上醫學系。」少男的臉孔在燈光下顯得陰沉無比，「我們變成一樣的人了。」聲音平靜得令人發寒。女人感到自己肩膀上的汗毛一根根地豎立起來。夾在少男手指間的玫瑰滑了開來，女人背過身側躺，長長的頭髮像河水，在床上流淌著，「不，我們是不同的。」

房間裡靜默著，少男的心事在小燈的照耀下，更顯得曖昧不清。女人背著他，雙眼閉上，不知是睡了，還是想著自己的心事。鏡頭穿過地板而下，一模一樣格局的另個房間，日光燈諷刺地大亮著，空蕩的書桌、床鋪與書櫃，跟之前少男離去時沒什麼不同，除了放在書桌旁

的大皮箱。

之前離開的，現在又回來了。

醫師穿著綠色手術衣，在很強的空調中，頸項間微微沁著汗，是她嗎？他在心底疑問著。綠色的無菌中單鋪蓋於女人的身體之上，他看不見女人的臉了，心中所浮現的長髮女人亦是面目模糊的，只記得她那一身月光白的薄衣和股間隱隱透著的恥毛黑影。

他們只幹了那一次。

腹腔鏡下，粉紅色的子宮像一朵碩大的花苞，開口向下，如倒放的鬱金香，生長在黃色的腸繫膜與脂肪構成的土地及肥大蠕動像蚯蚓的腸子之間。女人腹腔中的沾黏很嚴重，醫師一直無法順利地把鬱金香從土地中拔出來。「她沾黏這麼嚴重，大概是長期的骨盆腔發炎，搞不好真的是做那行的。」站在醫師對面晚進來一直沒講話的助手小聲地說。醫師面無表情地繼續操作手中的器械。

——「我孩子如果還在，應該跟你差不多大了。」長髮女人靠在圍牆上吞吐著香菸。「妳有小孩？」少年蹲坐在地上抬頭問。「沒有，那時候去找密醫墮胎，結果手術出了問題，連子宮都拿掉了。」女人用事不關己的態度訴說著，路燈下圍牆的陰影置著地上少男的影子，「那時候我比你還年輕。」女人又加了一句。

她的子宮早拿掉了，這一定不是她！沉睡的記憶甦醒在醫師的眼前，想起那條下腹部的

刀疤，他差點叫出聲來。對面的助手先喊出來了：「小心腸子。」醫師趕緊將右手回退，在螢幕上看見那把電燒差點碰到了腸子。有這麼巧嗎？剛好也在同樣的位置刺上了紅玫瑰？還是那密醫根本就沒把子宮拿掉？連串的疑問不斷在心裡響起，醫師的額頭泌出了一粒粒的汗珠。

「不好意思，幫我擦一下汗。」他舉起手指遠遠地比了一下額頭，「不好開。」醫師掩飾地說著。

「不會啦，你沒問題的。」助手在對面鼓勵著。那時的女人也總是用這樣的語氣講話。

——但少男沒能當面向女人說一聲謝謝。厚重的門板隔在兩人之間，女人背靠著她的房門，頭髮遮住了門上的窺視孔，壓抑使得呼吸聲輕細卻十分刻意。少男在外邊按門鈴，鈴聲在房內空蕩蕩地迴繞著，像她心中的回音。少男站在門外，低頭等待著，他了解女人的意思，他們從此是不同世界的人了。像是不甘心，又像是傷感，他揉握住手中的宣傳單，掙扎了一下，將補習班的招生榜單從門縫下塞進去。他知道女人就在那裡，她雙腳的陰影從門縫下隱約可見。為了避免尷尬，少男刻意將傳單由門縫中塞在女人的腳邊，沒碰到女人的腳，他站在門口等了一會，傳單的一角仍然從門邊透露出來。

「謝謝妳，再見了。」他輕聲說，確信女人聽見了。

醫師坐在女人兩腳之間，準備自陰道將子宮取出了。他早已經忘了當年女人陰道的觸感，其實他從來不曾確實知道過，只是隔著保險套模模糊糊地感受著女人的身體與自己的自暴

自棄。拉不太開的陰道，證實了這女人從未生育，或許當年的長髮女人把他當成自己不曾出世，也再不會有的兒子般疼惜吧。碩大的子宮已經整個自陰道壁切除下來了，不著邊際地置放在腹腔中，現在只剩下從陰道拉出來的過程了。

女人緊實的陰道變成一種阻礙，取出子宮像是生孩子般艱難，醫師一刀一刀地剪裂著子宮，讓它變成長條狀，才能從陰道中取出。他一寸一寸地拉著，腦海中上演著重考兩年的種種，以及一路辛苦唸書成為醫師的過程，像是在接生一樣，感覺自己正從女人體內被自己接生下來。

整個子宮終於被拉出來了，原本的鬱金香狀被割裂成一瓣瓣的花瓣，有一個幼小的骸骨依附其中，醫師愣愣地出了神。彷彿看見自己的屍首，又像是自己後代的屍首，寂寞但執著地依附其上。

最後一個鏡頭，女人背靠著自己的房門，雙手緊握著那份自門縫塞入的宣傳榜單，默默地滴下一滴眼淚。少年已經不在門外了，屋內的黑暗很快地吞噬了女人的身影，終於，是一片黑暗了。

意象豐富，掌握精確

楊翠

〈子宮〉偏屬內向性小說，以意識流的手法，刻劃一男一女在某個特定時空中的生命情境，更如素描圖繪一般，以一幅幅切片，共構出兩人的精神圖像。另一方面，小說對青春生命、城市空間的描寫很到位，包括陰暗、潮濕、嘈音、苦悶、憂鬱、慾望、救贖的掌握，又使這部偏向內向性素描的小說，有了集體感。

文字風格也是這部小說的特色，深具詩意，細膩綿密，意象豐富，掌握精確，如「子宮」、「紅玫瑰刺青」等多重意象的掌握，均有獨到之處。

〈子宮〉敘事手法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在於視角切換、鏡頭調度的掌握能力。小說透過超音波、思緒流動等媒介，不斷轉換視角，每一次視角轉換，即帶動故事的時空場景調度，以及角色關係的轉換，頗見成功。如小說一開始，以觀看儀器的視角，揭開故事序幕，「觀看儀器」者，即揭露了三重視角的交疊、交涉、辯證——儀器、操作儀器的醫師、躺著被儀器穿透卻又透過儀器觀看自己的女人。更重要的是，醫師與女人的視角，經由儀器，產生了記憶時空在黑暗中，也是很成功的收尾。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早在幾年前就已完成。那是我大學的最後一年，利用忙碌的實習工作空檔一段一段地寫成，彷彿標記且追憶著青春剩餘的時光。小說裡的內容有一些是假的，但也有很多是真實但與我無涉的，那些聽聞來的、無意間經過的事件與場景，綴結成與高中歲月告別時回眸的印象。感謝評審的肯定，讓這篇作品能回到原初之地發表。也要感謝好友萬康，對於這篇小說一直以來的肯定與期許。

王業翰



簡介

一九八三年生於屏東，於高雄成長求學，陽明大學醫學系畢，現任職於台北某醫院，學生時期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等校內外文學獎項。